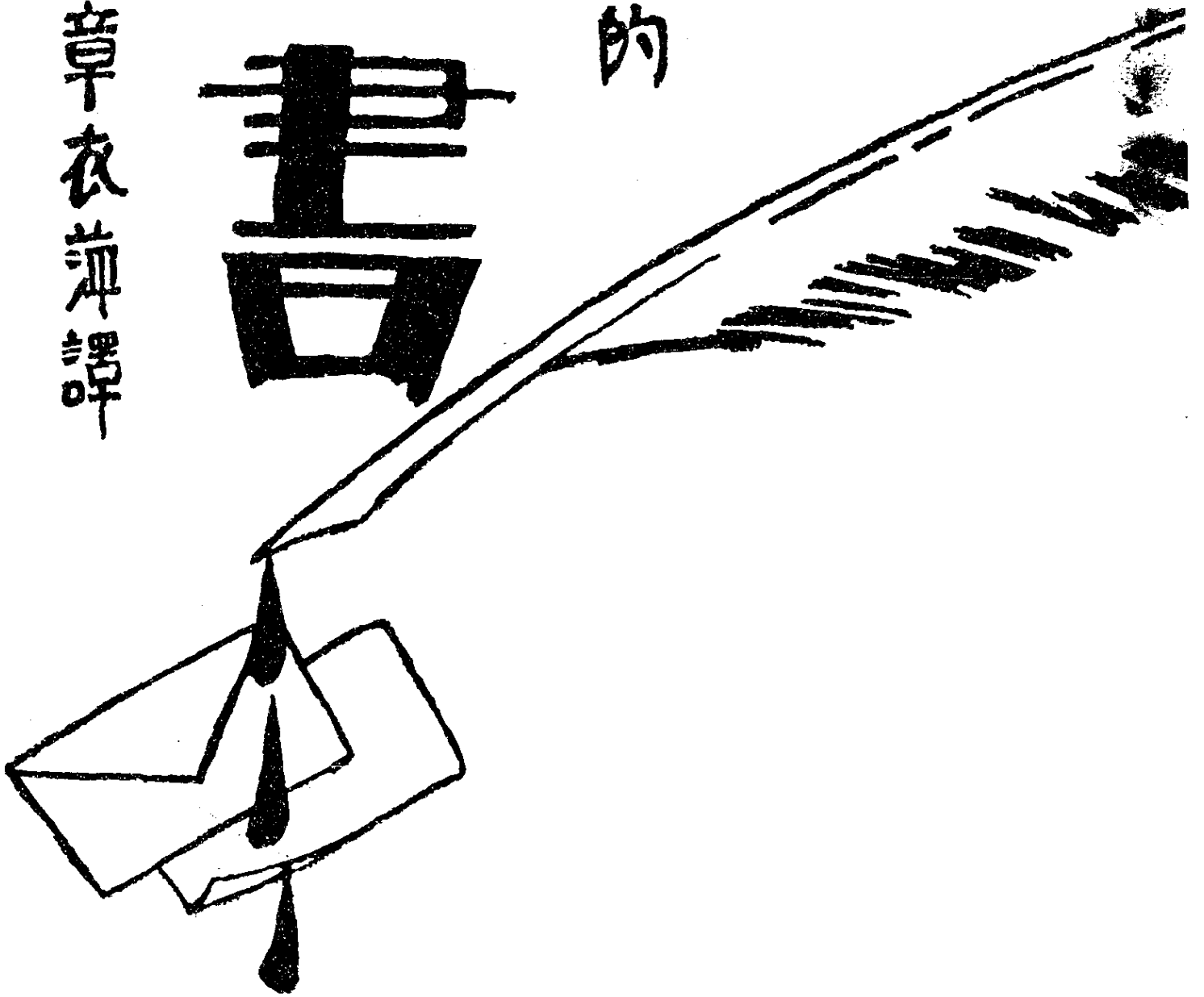


一個婦人的

情書

章衣萍譯



文藝春秋社叢書

斯奇凡·蔡格著

一個婦人的情書

章衣萍譯

上海華通書局發行

序

斯奇凡·蔡格 (Stefan Zweig) 是很著名的近代奧國作家，他的著作中國人似乎還沒有譯過。這篇小說根據英文本譯出，爲 Eden and Cedar Paul 所譯，原名爲一個不相識婦人的情書 (Letter from an Unknown Woman)，我覺得太長了，改爲一個婦人的情書。書中情節極爲動人，令人讀了可以流淚。一個女子愛了一個男人，在無意中同他發生了關係，生了一個孩子，而那個男人還不知道這個女子的姓名，一直等到孩子死

了。纔寫這封動人的信給他，信寫好，那女子也要死了。這是一個動人的故事。這本譯書，感謝友人L. Y君的幫助。我自信這本譯稿是很流利的，至少是一本看得懂的小說。因為稿成後改了三四次，這裏是沒有什麼咕哩咕嚕的句子了。

章衣萍 一九三三，九，十八。

一個婦人的情書

著名的小說家R，到山中去度了短期的假日。當一清早回到維也納時，他在車站買了一份報紙，他一看到日子的時候，即記起這天是他的生日。「四十一歲了！」——這思想在心中一閃而過。他知道了以後，既不覺快樂，也不覺憂愁。他僱了一部汽車，當他乘坐回家時，沿途草草翻閱報紙。他的僕人報告說，主人不在家時，來過幾次客，還有些電話的消息。有一束的信正等待着他。他淡然地看了一下這



些信，開了一兩封，因為他關心那寄信的人，但將生人字跡的一大包信暫時擱開。他躺在靠椅上，喝他的早茶，看完報紙，讀了一些傳單。以後，燃起一根紙烟，他就去看剩下的一封信。

那好像是一篇手稿而不是一封平常的信，中有幾十張匆促寫的女性字跡的紙。他無意地又查了一下信封，怕的他沒有看到一封介紹的信。但並沒有這回事，在信封上或信內都沒有簽名，也沒有寄信人的地址。『奇怪』，他心中想，當他開始讀手稿時。頭一句話是一標題：『寄給從來不認識我的你』。他莫明其妙。這是寄給他的嗎？或是寄給某一假想

的人的？這封信突然引動了他的好奇心，他看下去，下面即是這封信。

我的兒子昨天死去了。我和死神爭奪這脆弱的小生命有三日三夜之久。在連續的四十小時之內，當着傷寒時症正搖動他的可憐的燒熱身體時，我坐在他的牀旁邊。我將冷罨包放在他的額上；從日到夜，從夜到日。我握住他的震動的小手。第三日晚上，我的力竭了。我的眼睛不自覺的閉起來了，我一直在這硬板凳上睡着了有三四點鐘。在此期間死神

將他奪去了。我的愛兒死時是躺在他的狹窄的小床上。只是他的眼睛閉了；他那聰明的黑眼睛竟閉了；他的手交叉着放在他的胸上。四枝洋燭在燃着，牀的每角擺着一枝。我不忍看，我不忍動；因為當燭光搖曳時，暗影在他的臉上和他的緊閉的唇上往來閃爍。我疑心他的顏面在動，我幾乎幻想他現在還沒有死，幻想他不久要醒來，用他的清晰聲音說些天真可愛的話。但是我知道他是死了；我再不能看見他，再沒有希望，也沒有失望了。我知道，我知道，我的孩兒昨日死去了。現在在這世界我只剩下你了；只有這從不認識我的你；即是洋洋自得在享樂，同人和物遊戲着的你。只有這從

不識我，而我却從沒有停止愛過的你。

我已燃起第五枝洋燭，正坐在桌子旁邊寫信給你。我同我的死兒在一處時，不能不將我的心傾出給某一人；在這可怕的時間，假使我不對你這從前和現在都是我的一切的人，傾訴衷曲，我還對誰去說呢？或者我不能使你明白我自己。或者你不能十分了解我。我感覺我的頭很重，我的太陽穴在顫動；我的肢體在痛苦。我想我一定在發熱。傷寒症正在這裏流行，或者我受了傳染。假使我這樣同我的孩兒一道死了，這樣可代替我的自殺，我一定不覺憂傷。有時在我的眼睛前面是一陣漆黑，也許我不能寫完這封信；但我將用盡我

的一切力量，在這一次而且是唯一的一次，對我所愛的你，對從不認識我的你一談。

我只願意對你一談，我可以第一次告訴你，我的一切事情。我願意你知道我的一生，那是永久屬於你的，而你却一點也不知道的一生。但你只能在我死以後才能知道我的秘密，那時候你就用不着回答了；你知道我的秘密，只能等到那現在使我的肢體發冷發熱的東西，把我完結了以後。假使我繼續活着，我一定撕毀這封信，仍舊保守秘密，如我從前所永久保守的一樣。假如你拿這封信在手時，你就知道這已是死了的婦人，對你說她一生的歷史；這是從她最初的到最

後的自覺的時間，都是屬於你的生命的歷史。你不用害怕我的話。一個死了的婦人是無所求的；既不求愛，也不求同情，也不要安慰。我只有一件事要求你，這就是，你要完全相信，我是內心的痛苦，逼得我要對你說明白的。相信我的話，因為我對你再無所求；一個母親在她的唯一孩兒的靈前，是不會說假話的。

我要告訴你我的一生，這一生只是在我看見了你的第一日，才算是真正開始的。我所能記憶的，在那一日以前的事都是模糊不清，好像是一個充滿了灰塵的，呆笨的佈滿了蛛絲網的東西和人的地下室——這是我的心所從來不掛念的地

方。當你到我的生活中來時，我年方十三歲，我住在你今日住的房子中，即是你讀信封信的地方；這封信也是我的生命的最後呼吸。我與你住在同一層樓上，我們的房間的門正對着你房間的門。你一定忘掉我們了。你一定早已忘掉一個會計員的寡婦，穿破舊的衣服，帶憂戚的面容，和一消瘦而將長成的女兒。我們是這樣的幽靜，這是努力保持大家風範的顯著的例。你多半沒有聽見過我們的名字，因為我們在大門口沒有牌子，也沒有一個人來看過我們。而且這是好久以前的事，十五六年了。你記得起，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我是如何熱烈地記得每一件小事。我記得我初次聽見你，初次看

見你的日子，時間，如像剛才發生的事一樣。我既認爲從那時起世界對我才開始，又怎能不如此纏綿呢？請你耐心一下，讓我從第一件事到第末件事的一件件地告訴你。不要因爲花了一些短時間，便覺得厭倦，因爲我在我的一生曾經從未厭倦的愛過你。

在你來的以前，住在你的房間的是些可怕的人們，總是吵鬧。雖然他們窮得可憐，他們因爲我們的窮而恨我們，因爲我們不理他們。男人愛喝酒，常常打老婆。我們常在夜間被椅子落下和碗盤打碎的聲音所驚醒。有一次男人打得女人流血，她跑出來到樓梯平處，披頭散髮，她的吃醉的男人在

後面追着罵她，後來一切都跑到樓梯口，威脅着要去找警察。我的母親一點也不要同他們有來往，她禁止我同他們的小孩玩耍，這些小孩因為我不同他們玩，就找着機會向我發他們的肝火。當他們在街上遇見我時，他們就稱呼我許多名字；有一次他們拿一個雪球向我擲來，那樣堅硬的東西，傷了我的額角。住在這屋中的每個人都討厭他們，當什麼事情發生了，他們要搬走時，我們都舒了氣——我想，那男人或者是因為盜竊而被捕了罷。大門口貼上召租帖子有幾天，以後就租出去了，經租的人告訴我們，房子租給一個著作家了，是一個單身漢，一定是很安靜的。那是第一次我聽到你

的名字。

過了幾天以後，房間內打掃得很乾淨，油漆匠與裝飾師都來了。自然他們很吵鬧，但是我的母親很高興，因為她說對門那人家的蠶雜此後就完結了。在搬場時，我沒有看見你。屋子的裝飾和木器安置，都是由你的僕人照管的，你的僕人是一個有灰色頭髮的小人，面貌莊重，顯然是慣於在好人家中當差的。他處理每件事情，都敏捷而有條理，留下很深的印象給我們。這樣的高等的僕人在我們這郊外住屋中是很少見的。此外，也是異常的彬彬有禮，與一般的僕人從來不親暱。他待我的母親如太太一樣的恭敬，甚至對於小小的

我，他也是很客氣。當他一說起你時，他的樣子表示着他對你的情感是一個家人的感情。我常因為這點而愛你的僕人老約翰，雖然我同時妬忌他，因為他有常看見你和服侍你的特權。

你知道我為什麼告訴你這些小事？我要你了解，從那時起，我還是一個羞怯的小孩的時候，你的人格對我就起了很大的影響，我還沒有看見你以前，在我的想像中，你的頭上是有一種圓光的。你是生活在財富，奇異和神祕的畧園中。凡是生活狹隘的人，都熱望新奇；在這個郊外的小房子中，我們都殷切的等待你的駕臨。就我自己說，好奇心升到了沸

點，有一天下午我放學回來，看見了載家具的車子停在房子的前面。大部份的重物已吊上去了，搬場的人正在拿小東西。我立在門口注視而且贊美着，因為每件屬於你的東西都是與我平常看見的東西大不相同。有印度的菩薩，意大利的雕刻，明朗顏色的大畫片。最後是書籍，這些可愛的書籍，多得超過我所想像的那樣多。牠們是靠近門排列着。男僕站在那裏，留心地在一本本的書面上除掉灰塵。我貪婪地看一排排的書堆起來。你的僕人沒有叫我走，但他也不鼓勵我留着，所以我怕觸着任何一種書，雖然我極喜歡摸一下那光滑的面。我曾偷看了一下書的名；許多都是法文和英文的，還

有我不知道一個字的文字。我願意站在那裏看幾點鐘，但是我的母親喊我，我只得進去了。

我整晚地在想你，雖然我還沒有見過你。可憐，我只有不到一打的不值錢的書，是用厚紙板裝訂的。我愛他們甚於愛世界上一切別的東西，將牠們常常讀了又讀。那時我正驚訝你有這樣多的書，讀過這樣多的書，知道這樣多國的文字，有錢同時又有學問的你是怎樣一個樣子。想起這許多書就引起了我一種非常的尊敬。我在我的心中描畫你，你一定是一個帶眼鏡的老頭子，有長而白的鬍鬚，像我們的地理教員一樣，但是比她和氣，漂亮，文雅得多。我不知道爲什麼

我相信你一定是美麗的，因為我想像你是有了年紀的人。就在那一夜，我第一次夢見了你。

第二天你搬進來了；但是雖然我在注意，我不能瞥見你的面容，我沒有看見你，更燃燒起了我的好奇心。終於在第三天我看見了你。當我看見了你，和我的兒童想像中的古時的教父大不相同時，我是如何的驚異呢。我所預料的是一個戴眼鏡的，脾氣很好的老頭子，而你來了，面貌正和你現在的一樣，因為你是一個歲月在面上把痕跡留得很少的人。你那時穿的一襲美麗的淡褐色的絨布衣服，你跑上樓時，兩步一踏，帶着種永久成爲你的動作的特色的男兒的安閒。你的

帽子是拿在手裏，所以我能看見你的明朗和活潑的面容，和你的青年的頭髮，說不出的驚異。你的美麗的，纖瘦的，和翩翩的身材對於我簡直是一個驚駭。在這第一剎那，我已明白認識了，我和一切人所對你表示驚異的地方，這是多麼奇怪。我所認識的就是你是兩重人格的交流；你是一個熱誠的，活潑的，致力於體育和冒險的青年，同時，在你的藝術中則是一個讀書很深和文化很高的人，莊重和有靈敏的感覺自己的責任。我不自覺地覺察到，如那些知道你的人所覺察到的一樣。你過着兩種生活：一種是大家都知道的，是對全世界都公開的生活；另一種是背着世界，只是你自己才完

全知道的生活。我是一個十三歲的女孩，受了你的魔力的吸引，一眼就看清楚了你的存在的祕密，就是你的兩種生活的深刻的分野。

你現在要是能了解我這個小孩，是如何一個奇蹟，一個誘人的謎麼？我所想的是每一個人說起來都起敬的人，因為他的著作，在世界上有名。他突然爲我發現了，他是一個二十五歲，有孩子氣的快樂的青年呢，那青年就是你自己。我不用告訴你，從那時起，在我的狹隘的世界內，你是惟一對我有興趣的人；我的生活忠實地旋轉於你的生活的周圍，好像適宜於十三歲的女兒的忠實。我注意你，注意你的習慣，

注意來會你的人，這一切都增加我對你的人格的興趣，因為你的性情的兩方面，在和你來往的朋友的複雜中，也反映出來。他們有些是青年，你的同志，穿得隨便的學生，你同他們說笑和遊戲。有些是坐着汽車來的女人。有一次歌劇的樂隊指導師——這一個大人物在以前我只從遠處看見過，手上拿着指揮棒——來看過你。有些是少女，還在商業學校上學，她們在門口害羞地一溜而進。你的來客的大多數都是婦人。我一點也不想起這件事，甚至有一天早上當我去上學時，我看見一個戴面罩的婦人從你的房中出來，我也不想起。我那時只有十三歲，沒有成熟，我完全不理解，那些我

偵察你的一切行動的熱烈好奇心，已經是愛情了。

但是我知道我自覺地將我整個的心交給你的那一天和那一個時辰。我和一個同學散步，我們正在門口閒談。一部汽車開來了。你跳出來了。那種急忙和步履輕快的樣子，是對我的一種魔力，你正準備着走進來。一種衝動使我為你開了門，我擋住了你的路，我們幾乎撞着了。你用一種誠懇的，文雅的和一切都看到的一瞥望我，這一瞥好像是寵愛。你望着我柔和的微笑——你的話也柔和，你溫和地，而且是細語地說：「多謝」。

事情是如此。但是從這時起，從你的柔和，和平地看我

的時候起，我是屬於你的了。以後，沒有多時，我才知道你對於遇見的婦人都是這樣看法。那是寵愛的和引誘的一瞥，又像看，又像不看，是天生的誘惑者的一瞥。對於每一個招待你的女店員，每一個為你開門的女僕，你都是這樣無意地看她們。這並不是你故意地希求所有一切的婦人，但是你的性的衝動，不自覺地使你的眼睛，無論何時，落在一個婦人身上時都是融融的，和暖的。在十三歲時，我沒有想到這點；我感覺得我好像在火的中間洗浴一般。我相信那種柔和是為我的，是單獨為我的；在這一剎那，婦人的心在這一半長成的女兒中被喚醒，就是在全部的將來都是屬於你的婦

人。

「那是誰？」我的朋友問。最初，我不能回答。我覺得我不能說出你的名字。他（名字）對於我突然變成了神怪的，變成了我的祕密。「唔，就是住在這房屋裏的一個人，」我笨拙地回答。「那麼，他看你的時候，你的面孔為什麼發紅呢？」我的同學以一種好問的小孩的惡作劇態度來問我。我覺得她是開我的頑笑，探到了我的隱祕，這使我的臉更紅了。我有意地對她粗野：「你這愚蠢的白痴的東西，」我怒着說——我幾乎願意將她勒死。她嘲弄地笑起來，直到由於無力的憤怒，我的眼中有了眼淚的時候。我丟她在門口，我

跑上樓去了。從此以後我已永久地愛你，我明白地知道，你是聽慣了婦人們說愛你的。但是我相信她們沒有這樣任性地愛過你，這樣犬馬式的忠貞，這樣專一，如我過去和現在一樣。沒有東西能與一個小孩的愛相比的。那是無奢望而且卑屈的，那是忍耐而且熱情的！那不是一種成年婦女的貪婪的愛，那是一種不自覺的苛求的愛也永不能及的。除了孤寂的兒童以外，沒有別人能抱這樣的熱情。有些人將他們的情感浪費在交游中，消散在私地的談話中。他們聽過也讀過很多關於戀愛的事，他們知道戀愛對於一切人都會來的。他們把戀愛當玩具一樣地頑，他們誇耀牠如像一個小孩誇耀他的第

一枝香煙一樣。但是我沒有可以私訴衷曲的人；我既未受過教訓也未受過警告，既沒有經驗，也沒有疑心。我衝上去迎接我的命運。在我心中所攪動的每件事，在我所遇到的一切事情似乎都集中在你身上，集中在我所想像的你之上。我的父親早已去世了。我的母親只顧愁她的事，想她僅有的撫恤金，如何能勉強地度日，因此她與正在成長的女兒很少有共同的地方。我的半開明和半腐化的同學們，我的氣味不大相投，因為在我認為是崇高的熱情，他們則視為漫不經心的遭遇。其結果是，每件在我心中所浮起的事，像我這樣年紀的女孩們心中總是散漫的，而在我則集中在你的身上。你對於

我是——怎樣的譬喻對於我的情感才表現得完全正確呢？你對於我成了我的整個生命。除了那與你有關係的東西外，沒有東西對於我是存在的。除非這件東西多少與你有點關係，否則那東西對於我就沒有意義。你已改變了我的一切。從前我在學校中是冷淡的，不出人頭地的。現在，我突然考了第一名。我讀一本本的書，讀到深夜，因為我知道你是一個愛書的人。我的母親很奇怪，因為我開始很用功地練習鋼琴，因為我想像你是喜歡音樂的。我縫紉和織補我的衣服，要使你的眼睛看着我的全身是整潔的。因為我的舊裙上有一方塊補綻（是從我的母親的外袴上截下來的），我心中覺得痛

楚。我怕你會注意到牠，因此輕視我，所以我當上下樓梯時，常用我的書包遮着那補綻。我十分驚恐怕你瞧見了牠。我是如何的愚蠢呀！你再也沒有看過我一眼。

然而我的日子是化在等待你和注視你。在我們的前門上有一個洞，我可以從洞裏看你的門。不要笑我，親愛的。就是現在，我想起化在這一個偵探洞的許多時辰，我也不覺得羞慚。廳上是如冰一般的冷，我怕激起我的母親的疑心。但是在那些月和年，握書在手，在洞旁邊我注視過一個長的下午，像提琴的絃那樣的緊張，感到你走近時，她就震動起來。我是一天天地更接近你而且更緊張了；但是你的不注意

她正如你不注意你荷包中的錶的法條的緊張一樣：牠爲你忠實地紀錄時間，以其聽不見的『得得聲』伴你的脚步，只在幾百萬秒中只得到你一秒鐘的匆忙的一瞥。我知道了關於你的一切，你的習慣，你所戴的領帶；我知道你的每一套衣服。不久我又認識了你的經常的來客，在他們中間我也有了喜歡的與不喜歡的。我從十三歲到十六歲，我的每一個時辰都是你的。有多少愚蠢的事我沒做過呢？我與你所接觸過的門柄接吻；我拾起你丟掉的烟頭，視爲神聖的物品，因爲這是你的朱唇所含過的。在晚上我作這樣或那樣的藉口，跑出院來一百次，以便看見你的燈光是在那一間房裏燃着，我由

此更可以感覺你的存在，不可見的存在。在你出門的幾個禮拜內（我的心好像是暫時停止了跳動，當我看見了約翰拿着你的箱子下樓時），生活是缺乏意義。我感覺不快活，厭煩得要死，常常發脾氣，走來走去不知做些什麼好，並且要留心着我的淚眼，將我的失望洩漏給我的母親知道。

我知道我所寫的是一堆妄誕無稽，是一個女兒的想入非非。我該感覺得害羞，但是我一點不害羞，因為我的愛，從未像這時候的純潔和熱烈。我費了許多時辰，許多日子來告訴你，我如何同你住在一起，雖然你看見我的時候，也許不認識。你當然不大認識我，因為假使我在樓梯上遇見你，不

能避免的相遇時，我一定低着頭很快地走過，怕你的燃燒的目擊，快得像一個爲避免燒焦而跳進水去的人一樣。我能夠同你說，把你早已忘記的那些時代，我可以講幾點鐘，講幾天，能展開你的生活的全部日曆；但是我不願這樣，用瑣碎的事來使你麻煩。我只願告訴你發生在這時候的一件事情，這是我童年的最光榮的經驗，你一定不要笑，因爲你也許認爲是瑣碎的事，然而對於我却有無限的意義。

那是一個星期日，你出門了，你的僕人正在把打過灰的厚地氈拖回房來，打開了門。他是很吃力，我鼓起勇氣來問他，要不要我幫忙？他很驚異，但沒有拒絕我。你能了解我

涉足到你的房間，看見你的世界的那種驚異和虔敬嗎？在這裏有你常用的書桌，桌上有藍色的上等玻璃花瓶，中間插着幾朵花，還有圖畫，書籍。我僅僅偷看了一下，雖然老實的約翰，無疑地會讓我多看些，但是我不敢請求他的允許。那是像吸些新空氣和情景，爲的是我在醒時和在睡時，做關於你的無數的夢時，好添一些新鮮的營養，對我已經夠了。

這迅速的一份鐘，那是我童年時最快樂的時候了。我將牠告訴你，使不認識我的你，能開始了解我的生活是怎的和你的生活相依傍嗎？我要告訴你那幸福的一分鐘，還要告訴你接着來的一個可怕的時間。我已經講過，我對於你的相

思，使我忘記了一切。我母親的行動我不注意，我們的來客的行動我也不注意。我們的來客之中，有一個是因斯布魯克的商人，那是一個年青紳士，我也沒有留心。他是母親的一門遠親，常到我們這裏來，有時住得很長久。我很喜歡他有時帶母親到戲院去，因為使我一個人留在家裏，相思你的時候，不受人攪擾了，在我做唯一的愉快的注視的工作時，也不受人攪擾了。但是有一天，母親很奇怪的呼喚我，說她要同我談一件重大的事情。我的顏色慘白，我的心跳着。她疑心到了什麼嗎？我露了馬脚嗎？我的第一個念頭便想到你，想到我的祕密，想到我與生活聯結起來的東西。但是我的母

親自己也不好意思起來。她從來沒有和我接過吻，現在她摯愛的吻了我不止一次，拉我坐在她的沙發上，開始躊躇地略帶要羞的樣子，她告訴我說，她的親戚，是一個繆夫，向她要求結婚，她接受的原因是爲了我，她已經決定接受了。我心裏很着急，忐忑不安，只有一種思想，那是關於你的思想。「我們還住在這裏，是不是？」我急急地說出來。「不，我們要到因斯布魯克去，在非迪南有一個美麗的別墅。」我不能再聽下去了，我的眼前都變黑了。以後我才知道，那時我暈過去了。我的兩手發顫，好像一塊鉛一樣地倒下來了。我不能告訴你，在以後幾日所發生的事情；我是一個無力的

小孩，反抗這些有勢力的長輩，當然沒有結果。甚至現在，我想起來時，我的手顫動得幾乎寫不出字來。我不能講出我的祕密，所以我的反對只是以倔強發脾氣來代替了。再沒人對我講甚麼了。一切布置都是瞞着我進行。他們利用我在學校的時間。我每次回家時，總有一件新的東西搬走或賣掉了。我的生活似乎是裂為碎片了；最後有一天我回家午餐，搬家具的人已將房子裏搬空了。在幾間空房中，只有幾個裝滿的大箱子，還有母親和我的兩隻行軍牀。我們在這裏只睡一夜，以後就到因斯布魯克去了。

在最後一天，我突然懂得我不靠近你了，我就不能活下

去。對於我，你是整個的世界。我那時在想什麼是很難說的，而且在這樣失望的時候，我能否思想也是疑問。我的母親出外去了。我立起身來，那時還是學校的裝束，走到你的門口。然而我說不上我是在走路。硬的肢體和顫動的骨節，我似乎是像被磁石吸引一樣的拖到了你的門口。我心中想跪在你的脚下，求你收我為婢女，為奴隸。我又不禁怕你笑我這十五歲的女兒的發狂。但是假如你知道我那時站在冷淒的樓梯平處是怎樣的，恐懼得僵硬了，然而為了一種不可抗的力量拖着前進；我的手膀是怎樣的不自主的似乎在舉起來。這樣的心理爭鬥似乎延長了無數的可怖的秒鐘；以後我就按

電鈴。那種尖銳的聲音好像仍舊在我的耳中響呢，接着是寂靜無聲，使得我的心幾乎停止了跳躍，我的血也停止了運行，我靜靜地聽着你來開門。

但是你沒有來，也沒有人來。你一定在那個下午出去了，約翰一定也出去了。鈴的停止的節奏還在我的耳中響着，我偷偷踱回我的空屋中去了，我消極地倒在地氈上了，被很少的幾步走得累倒，好像是在深雪中走了幾小時一般。然而在那種消極之下，還燃燒着一種決心，想在他們將我帶走之前見你一面，同你談話。我可以告訴你，在我的心中並沒有什麼肉慾的想念；我那時還不懂，正因為我除了你以

外，沒有想到別的事情。我所要的是再看見你一次，黏貼着你。在那個可怕的整夜，我等待你。我的母親睡着了，我就爬到客堂，靜聽着你回來。那是正月的嚴寒之夜。我疲倦了，我的肢體痛楚，沒有一個我能坐着的椅子；所以我躺在地板上，受着從門外吹來的風的鞭撻。我穿着很薄的衣服躺在那裏，沒有什麼東西蓋着，我不要溫暖，怕的我睡着了，以致你的脚步過去了的時候聽不見。我身上抽筋，在這可怖的寒冷的黑夜；我只得立起來。但是我等待，等待，等待你，同時是等待我的命運。

最後（那一定是早晨二三點鐘），我聽見大門開了，樓

上有了脚步聲。冷的感覺沒有了，一陣熱的衝動在我的身上通過。我輕輕地開門，想跑出去，俯伏在你的脚下。……我不能告訴你，我瘋狂時會做出什麼來。脚步走近了，一個洋燭的光閃動，我顫慄的握住門柄。是你在上樓梯嗎？

是的，那是你，可愛的人；但是還有別人同你在一起。我聽見了一種溫和的笑聲，絲的衣服的沙沙聲，你的聲音，在低聲的說話。同你一起來的是一個婦人。

我不能告訴你剩下的那半夜我是怎樣過去的。在第二天早晨八點鐘時，他們帶我到因斯布魯克去。我已經沒有力量來抵抗了。

我的兒子昨夜死了。我將重新孤獨地過活，假使我真要繼續生活的話。明天，生人們將到來，穿黑衣服和粗野的人，帶着一個爲我的唯一的兒子用的棺材。或者朋友們也要來，攜着花圈，但是放在棺材上面的花有什麼用呢？他們將說這樣或那樣的話，以表示安慰。唉，空話，空話，空話！空話有什麼用處呢？我所知道的就是我又將孤獨的過活。在人羣中成了孤獨者，沒有比這更爲可怕的了。這是我在從

十六歲到十八歲在因斯布魯克過得特別長的那兩年，當我同我的人們住着，如一個囚犯和一個被棄的人一樣時所體驗到的。我的繼父，一個幽靜寡言的老人，待我很好。我的母親，很像是做了虧心的事急求補過的一樣，似乎準備迎合我的一切意思。那些同我一樣年紀的人，也很喜歡同我做朋友。但是我總用怒顏和侮慢拒絕了他們的見好。我不願意快樂，我不願意離開你而生活滿足；所以我將自己埋葬在苦痛的與孤獨的黯淡世界裏。他們爲我買的豔麗的新衣服，我也不穿。我拒絕到音樂會和戲院去，我也不參加快樂的出遊。我很少出大門。我告訴你，在這一個小城市住過兩年的我，

知道的街道還不到一打之數，你能相信我嗎？那時我的憂傷就是我的快樂，我不和社會來往，也棄絕了一切愉快，我不能看見你，所以加上一層沮喪，但我醉心於這種沮喪之麻醉。此外，我不讓任何東西，轉移我只爲你活着的熱望。孤單地坐在家裏，每一天，每一時刻，我除了想你以外沒有做別的事情，在我的心中將我對於你的一百種的渺小的回憶翻來倒去，重溫每一動作和每一等待的時間，在我的心的舞臺中，試演着這些小事。從你走進我的生活之日起，我的童年時代的無數的重複，深印了許多渺小的事在我的記憶上，我能記起那些老早過去的歲月的每一分鐘如像昨天的一樣。

從此，我的生活還是完全集中於你。我買了一切你著作的書。假使你的名字在報紙上講起，那一天卽是我的歡樂的日子。我應該告訴你，我常常讀你的書，我能背誦牠們，你肯相信嗎？假使有人在夜間喚醒我，斷章的只提一句，甚至在今天十三年以後我還能繼續不吞吐地背誦那一段。你的每一句話成了我的格言。世界對我的存在，只因為他對你有關係。在維也納的報紙上我讀到關於游藝會及最初幾夜的廣告，不知那夜你頂喜歡，當夜晚到來時，我在想像中追隨你，對我自己說：『現在他正走進大門，現在他正就坐了。』這是我一千次的幻想，只是因為我在一個游藝會中看見過一

次你。

爲什麼我要告訴這些事呢？爲什麼我要告訴你一個被棄的孩子的悲哀與無望呢？爲什麼要告訴一個從沒有夢見過我的贊美或夢見過我的憂愁的你呢？但是我還是小孩嗎？那時，我是十七歲了；轉眼又十八歲了；青年男子在街上總要轉身來看我，但他們只有使我生氣。除開你去愛別人，甚至連想一下的可能都沒有，因此別人對我表示愛，在我看來是一種罪惡。我對你的熱情是那樣強烈，但是牠因爲我的身體生長，和我的官能被喚醒以後也改變了性質，變得更熱烈，更生理的，更無誤的是成年的婦人的愛了。是一個無經

驗的小孩，是一個按過你的電鈴的小女兒所思想不到的，現在都成了我的唯一的想望了。我要將我自己獻給你。

我的同伴總以為我是羞怯或者是不好意思。但是我的目標是絕對的堅定。我的整個的身體是趨向於唯一目的——回維也納，回到你的面前。我的爭鬥成功了，雖然在人們看來似乎是沒道理而不可解的，我的繼父是殷實有錢，視我如他的女兒。然而我堅持要自己謀生，最後說得他也同意於我回到維也納，在他的一个親戚的裁縫店中當僱員。

我需要告訴你，我在那個有霧的秋日的一晚，真的，真的，我終於覺得我自己是在維也納了，我的脚引我到什麼地

方去呢？我放我的大箱子在行李室裏，匆忙地登上了電車。電車走得是怎樣的慢呵！每一站的停留對於我只是焦急。最後我到了你住的房子。當我看見了你的室中有亮光時，我的心跳了起來。從前是非常生疏的，非常無趣的城。現在我看來突然生動了。我自己重新活起來了，一旦我同你，就是我日夜夢想中的你——接近了。那裏，除了薄薄的，發光的玻璃外沒有別的東西，在你和我所舉起的眼睛的中間，我能忽然看見好像離開你的心，如同千山萬水的間隔一般。我能夠繼續看見你的窗子，這就夠了。窗子裏面有燈光，那是你的住屋；你在那裏；那是我的世界。兩年以來，我都夢想的一

個良辰，現在已經到來了。那一個溫暖和多雲的一整晚，我立在你的窗戶之前，直到燈光滅時為止。直到燈光滅了，我才自己去尋我的住處。

晚上我回到原來的地方。我作工只到六點鐘。工作很辛苦，然而我喜歡牠，因為舖子中的嘈雜，掩蓋了我心中的嘈雜，一旦店門上了鎖，我又飛到那可愛的地方。再看你一次，只會見你一次，這是我所要的一切，我只願從遠處用我的眼睛吞噬你的面孔。最後，在一星期以後，我真遇見了你，那時的會見使我吃驚。我正在注意你的窗戶，你正穿過街來。立刻我成了一小孩，再成了一個十三歲的女兒。我的

面孔紅了。雖然我是急於想遇見你的眼睛，我垂下頭來，匆忙走過你，好像後面有人在追一樣。以後我又想，像一個女學生一樣的躲避是可恥的，因為現在我懂得真正需要什麼了。我要會見你；我要你在這些厭倦的歲月以後認識我，看重我，戀愛我。

有好久的時候你不曾注意到我，雖然我每夜在你的房子外面站着，甚至在冬季的維也納下雪刮大風時也是這樣。有時我等了幾個時辰是枉然。常常在最後，你同許多朋友們一同離開了房子。我兩次看見你同一婦人一道，那時我是覺醒了，在我對你的情感中，有點新的和不同的東西，這表現在

我看見一面生的婦女，與你交臂地得意的行走時，我的心中突然難過。我對她並不驚異，因為我從兒時就知道，到你家裏來的這樣的客是很多的。但是當時那樣的看着，確實引起了我的一種身體的痛苦。當我看見了你與別一婦人公開表現肉的親密時，我有一種仇視與要求的混合感覺。有一天，因為被那些尙未完全消滅的青年的自尊心所激勵，我停止了照例的探望；但是這樣侮慢和遺棄的寂寞空夜是如何可怖；第二夜我同平常一樣，完全卑屈的站在你的窗子前面；在你的關閉的生活之前等待，如我所常等待的一樣。

終於你有看到我的時候了。我在遠處注意你的近前，集

合我所有的力量，阻止自己從你正走的路上退縮下去。恰巧有一機會，一個重載的貨車歇在街上，所以你必須離我很近的走過。你的眼睛無意地看見我的身體，雖然你不大看得出我的注意的凝視，在你的面孔上立刻有了一種表情，即是你慣於用牠以看婦女的表情。這種表情的記憶，像是寵愛又是誘惑，正是用這樣的一瞥。在多年以前你喚醒起了一女兒成爲一婦人和愛人的。你的眼睛這樣向我注視了一兩下，這短促的時間使我的眼睛不能轉向別處，以後你就走過了。我的心猛烈地跳躍起來，我只得緩步地走，當我爲一不可抗的好奇心所動，回轉身來看時，我看見你正站在那裏注意我。你

的面上的懷疑的神氣使我相信你沒有認識出我。你無論在那時候或以後，却沒有認識出我。我如何能描寫出我的失望呢？這是失望的第一回；第一次我只得忍受着那永久是屬於我的命運。我一定到了死的時候，你還不認識我罷。咳，我如何能使你了解我的失望呢？在因斯布魯克住的那幾年，我總不住地相思你。我永遠想我們再在維也納相會。我的幻想隨我的情緒而變更，從最妄誕的可能的事情到最快樂的我的心中，將各種的可能事情都想過了。在淒然的時間，我似乎以為你會拒絕我，輕視我，因為我不算什麼，因為我坦白，因為我強求。我把你對我厭惡，對我冷淡，對我歧視，都想

到了。但是縱在極端沮喪之下，雖然極端了解我自己之卑不足道，我從來不曾想到那最可怖的事情——就是，你從不曾感覺我的存在。我現在了解（因為你已經教給我！）一個女兒或一個婦人的面孔在一個男人看來，是異常容易改變的。面孔不過是情緒的反映，情緒之流變，是和影像在鏡中消失一樣迅速的。一個人容易忘記一個婦人的面孔，因為年齡改變她的美醜，在不同的時候，衣飾會給牠以不同的背景。有的婦人的知識增加時，她就能含辛茹苦。但我還是一個女兒，不能了解你的健忘。自我第一次知道你以來，我心中即充滿了你，這就使我也抱一種幻想，以為你一定也在常常想

我和等待我。我如何忍耐的繼續生存下去，假使我了解我對你是不算什麼，我在你的記憶中沒有地位呢？你那一晚的一瞥告訴我，就你一方面說，將你的生活與我的生活聯結起來的，甚至連一根薄紗線也沒有這一瞥，使我第一次窺探得實際，給我關於我的命運的第一次暗示。

你不認識我。兩日以後，當我們在路上又碰着的時候，你用比較親密的態度看我，這種態度不是表示你認識了那已經很久愛過你的，而且爲你所喚醒爲婦人的一個女子；僅僅是表示你知道，在兩晚以前，你在同地點遇見的一十八歲的漂亮女孩而已。你的面容是一種友誼的驚訝，微笑在你的唇

邊震動。你同從前一樣的走過我，同從前一樣，你立刻走緩你的脚步。我震動，我狂喜，我想你同我說話。我感覺我第一次爲你而活潑起來了；我也走得很慢，不想避開你。突然，我聽見你在我後面的脚步。我不想轉身，我知道我準備聽你的可愛的聲音能夠喊我。我爲這種盼望幾乎麻醉，我的心跳得很猛烈，我想我應當靜靜地等着。你站在我的旁邊，你客氣地招呼我，好像我們是老相識，雖然你不是真正知道，我，雖然關於我的生活的事情，你是從來一點也不知道。你的舉止很樸實可愛，我能夠不躊躇的回答你。我們沿着馬路走，你問我可否一道晚餐。我同意了。我怎樣能拒絕你呢？

我們在一個小飯館裏晚餐了。你將不記得這餐館在什麼地方。對於你這不過是許多相似的晚餐之一。我是什麼人呢？我不過是幾百人中的一個女子；這是一個奇遇，無盡長鏈子中的一個環結。在那一晚，發生了什麼足以使我留在你的記憶中呢？我說的話很少，因為你在我的旁邊，我聽你對我說話，我已感覺極度的快樂了。我不願浪費一分鐘說些懷疑或是愚蠢的話。我永久感謝你，我們會見的那時辰，感謝你那完全是認我熱烈的禮讚的表現。永不忘記你所表現的溫和的神氣。那裏是沒有什麼不應該的渴想，在寵愛的人面前是不該表示匆忙的。然而從初次你表示出很多的友誼和信

任，即使我這人在以前不是屬於你的，你也會將我奪去的罷。我能使你了解，我五年來的期待，如此圓滿地實踐，對於我的意義如何重大呢？

時間遲了，我們離開了餐館，在門口你問我，是有事要走呢，還是有時間。我如何能隱藏着，說我是不屬於你的呢？我說我是有功夫的。你躊躇了一下；問我好不好到你的房間一談。「我很歡喜，」我喜躍的說，這樣坦白地表現了我的情感。我不禁看出我的很快的同意，使你驚訝起來。我不知你的情感是着急或是愉快，但是你明顯地在驚訝。如今我自然了解你的驚異了。我現在知道，婦人雖然是熱烈地顯

意將自己交給男人，可是一定得裝做忍耐，要假裝驚異，或憤怒。男人一定要用忙迫的請求，說謊，發誓和許願以獲得一個婦人的同意。我現在知道只有職業的娼妓慣於用一種完全坦白的同意去回答一個男子的要求——或是娼妓或是頭腦簡單，不成熟的女兒。你怎能了解，就我說來，坦白的同意，只是說出我的永久的想望，是一種蘊蓄了一千日以上的渴求的宣洩呢？

無論怎樣，我的舉止已引起了你的注意，你覺得對我有興趣起來。當我們同道走時，我感覺在我們的談話中，你在想法試驗我。你的直覺，你對於人類情感的全部音階的熟

悉，使你立刻理解，事情有些蹊蹺，這一個美貌的，和順的女兒心中有祕密。你的好奇心是喚起了，你的謹慎的發問指出你想探究我心中的神密。但是我的回答是規避的，我甯願做一個蠢材，不願對你告訴我的祕密。

我們一齊到了你的家。請你恕我，我愛的，假使我說你一定不會了解，我同你走上樓梯時，爲什麼要歡喜欲狂連呼吸都幾乎被窒塞了。現在我想起來要落淚，但是我的淚已乾了。房子裏的每一件東西，都是浸漬在我的熱情中；每件東西都是我的童年及其想望的象徵。那裏有的是我在後面等你來，等待過一千次的門；有的是我已聽過了你的腳步聲，我

第一次看見你的地方的樓梯，有我注意你的來去的門洞；我所跪下過一次的門簾；鎖上的鑰匙聲，牠永久對於我是一個信號。我的童年和熱情，是歸宿在這幾個地方的。這裏是我全部的人生，牠在我週圍翻來覆去像一個大風暴，因為一切都是實踐了，我和你在一齊走，我和你走進你的，也是我們的房屋。想想（我所用的這字是有點瑣屑，但是我沒有更好的字），一到你的門前，是一個實際的世界，就是那種乾燥的，代表我的從前全部生活的日常世界。我的孩子氣的想像的魔術世界，阿拉丁（Aladdin）的領域也是在這門前開始的。想想，我如何將我的燃燒的眼睛釘過這現在我正經過的門上。

有一千次，我的頭如在漩渦中，你就理解這鉅大的一分鐘對於我的意義了。

我那一夜就住在你那裏。你從未夢想到，在你以前沒有人摸過看過我的身體。但是當我表示不抵抗，當我壓抑住每一害羞的痕跡，害怕我因此洩露我的戀愛秘密時，你如何想得出呢？那一定使你驚奇。你只喜歡那容易來去的，喜歡那不費力氣而得着的效果，沒有物質重量的東西。你害怕受別人的命運的牽連。你喜歡自由將自己獻給全世界，但不喜歡作什麼犧牲。當我告訴你我是一個處女時，請你不要誤會我。我並不想加你什麼罪名。你沒有誘惑我，欺騙我和引誘

我。是我自己投入你的懷抱；走出來迎接我的命運的。我爲那一夜的幸福，只有對你表示感謝之忱。當我在黑暗中張開我的眼睛，你是在我的旁邊時，我感覺我一定在天上，我驚訝何以天上的星沒有照在我的身上。我親愛的，那一夜我將自己給了你，我後來從未懺悔過。當你睡在我的旁邊，當我聽你的呼吸聲，摸你的身體，感覺我自己離你如此之近時，我歡喜得眼淚也流下來了。

我在早上很早就走了，我須要去上工，我要在你的僕人來的以前離開。當我準備要走時，你將你的手臂抱住我看了我很長久的時候。那是一種隱約的記憶在你心中攪動呢？還

是單因為我的發光的快樂，使你看來為美麗呢？你在嘴唇上與我接吻，我要動身走了。你問我：『你願意帶幾朵花走嗎？』在那書棹上的藍色玻璃花瓶有四枝白玫瑰，我在兒時看了一次就曉得的，你拿來給了我。我同牠接吻了好幾天。

我們已商量好了在第二晚相會。那又是充滿了奇異與愉快。你給了我第三夜。以後你說你有事要暫時離開維也納——呵！我是如何永久恨你的那些旅行！——你答應在你一回來，即讓我知道。我只給了你一個郵政信箱的通信地址，沒有告訴你我的真名字。我保守着我的秘密。你在同我分手時，你又給了我玫瑰花——在分手的時候。

兩個月來，天天我問自己……咳，我也不寫出我因希望與失望而憔悴了。我並不埋怨。我愛你的那樣子，熱誠與善忘，慷慨與不信。我愛你，因為你永久是那樣子。兩個月沒有完之前好久，你就回來了。你窗子中的燈光這樣告訴我，但是你沒有寄信給我。在我現時這最後的時間了，我沒有你的一行手蹟，沒有從我那將我的生命都獻給他的人得到一行字。你沒有叫我到你那裏，沒有寄一字給我，沒有片紙隻字。……

在昨天死掉的我的孩子也是你的。他是你的兒子，是那三夜之中的一夜佈下種子的孩子。我是你的，只是從那時候

到他的誕生時為止是屬於你的。我覺得我爲你的撫摩所神聖化，以後我接受別人的撫愛爲不可能。他是我們的孩子，親愛的，卽是我的充分自覺的愛，和你的隨意，浪費的，幾乎不自覺的溫柔混合生下的孩子。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兒子，我們的唯一的兒子。你或者嚇一跳，或者僅僅驚奇一下。你一定奇怪爲什麼我總不告訴你這一個孩兒；何以在保持了長久的緘默以後一直到現在，當他最後的安息了，永久離開我了，永久，永久不回來，才告訴你。可是，天呀，我怎能告訴你呢？我是一個生人，一個表示很願意同你睡了三夜的女子。你一定永不會相信，我這個與你邂逅相遇的無名的

掉頭，對於你這不忠實的人是忠實的。你一定會疑心認這孩子不是你自己的。即使表面上你相信了我的話，你一定暗中疑心，我藉着機會把旁一愛人的孩子，故意稱你這一有錢的人爲父親罷。你一定會疑心。這樣，你與我之間，將永久有一種不信任的暗影。我是不能忍受這個的。可是，我是了解你的。或者我了解你比你了解你自己還清楚。你是不願意照顧什麼人，心中輕鬆，完全閒意，這就是你所懂得的愛。假使你突然做了父親時，你一定感覺得討厭；因爲要立刻負起一小孩的命運的責任來。自由對於你就是生活；你一定感覺得我是一個束縛。你在你的內心，甚至不願你的自覺的意

志，一定要恨我是代表一種無聊的要求。或者，有時候，一點鐘，或一剎那，在你看來我是你的負擔，是應當爲你所厭恨的。但是我很可以自豪，因爲我的一生從未受你的照顧或使你麻煩。我甯願自己擔起這負擔而願做你的負擔；我要做那一切你所親密知道的婦女中之一個，你想起她們時只有愛與感謝。實在的說起來，從沒有想到我，你是永遠忘記我了。

我不是在責備你。請相信我，我也不是對你訴苦。有時候，也許，在霎時間，我的筆下似乎有點怨辭，你必須寬恕我。你必須寬恕我，因爲我的孩兒，我們的孩兒，在那搖曳

的燭光下躺著死了。我已緊握過我的拳頭反對上帝，稱他爲殺人犯，因爲我爲憂傷所苦，幾乎發瘋了。我知道你的心地好，永久是準備幫助人的。你肯幫助一陌生的人，只要他說一句話。但是你的心地好是特別的，是不受約束的。任何人從你那裏，可以得到必須用兩手來捧的那多的錢。然而我必須承認你的好心是懶惰的。你需要人家求你。你幫助那些求幫助的人，你幫助由於羞恥，你幫助由於軟弱，却並非由於很衷心願意。讓我公開告訴你罷，那些有苦痛與憂愁的人，不是比那些在快樂中的兄弟更可親愛麼。那麼，無論是誰，再難向你們這些自私的人，就是你們中間心地最好的人要求

什麼了。有一次，當我還是做小孩的時候，我由門隙裏看見，你給了那按你的門鈴的乞丐一點東西。你給得又快又慷慨，幾乎不待他開口。但是在你的舉止中有一種着急與忙迫；似乎你的主要意思是快些叫他走開；你似乎怕與他的眼睛相遇。我從未忘記這種援助的不安的和胆小的樣子，這樣要避開人家說一句道謝的話。所以我在困難中從不來找你幫助。呵，我也知道你會給我所需要的一切幫助的，雖然你會疑心小孩子不是你的。你也許會很舒適地待我，把金錢給我，把大宗的金錢給我；但是永久是掩飾着一種不耐，私心，想擺脫許多麻煩。我甚至相信你會勸我丟掉那將生的小

孩。這是我所最怕的，因為我知道你無論要我做什麼我會做的，但是小孩對我是生命。他是你的；他是你的再生——不是那只貪快樂和什麼不管的你，那是我永不希望保存的；但我要的你是那已給了我，成了我自己的，成了我的肉中之肉，與我的生活密切錯綜起來的生命。這樣，我算已經緊握住了你，我能感覺你的生命的血在我的血管中流；我能營養你，撫愛你，與你接吻，我的靈魂想要多少次即多少次。這是我知道了同你有關係生了小孩所以快樂的原因，這是我對你守起秘密的原因。此後你即不能逃掉我，你已經是我的了。

但是你不要以為等待的那幾月，是如我在最初的歡醉的時候，所夢想的那樣快樂。這幾月充滿了憂愁與焦慮，充滿了對於人類卑賤之厭惡。我的日子是很艱難。以後的幾月我不能做工，因為我的繼父的親戚一定看出了我的情形，一定寄信回家去說過了。我也不去問我的母親要錢，所以在我的時候未到以前，我靠賣一些裝飾品度日。在我臨盆的前一星期，我所僅有的數「克郎」(Grona 奧幣名——譯者)，又為我的洗衣女郎偷去了，所以我只得到產科醫院。小孩，你的兒子，是在那裏生的，那是一個可憐的避難所，在極窮的人，在為社會不齒的人和被遺棄的人中間生的。那是極難住的地

力。什麼都是陌生和寂寞的。當我們孤孤單單地躺在那裏時，彼此都是陌生，充滿了相互的仇恨，只因我們都是差不多的貧窮與困苦，被推得住在這擁擠的病房，發出悶藥與血腥的氣味，充滿了哭泣與喊聲。在這些病房的病人除了在醫院簿子上的姓名以外，是喪失了一切個性的。牀上躺着的只是一塊塊的顫動的肉，一些研究的對象。

我請你恕我說這些事情。我將不再說牠們了。我已緘默了十一年，很快我要更長久地做啞子。只有這一次，我只得大聲喊叫出來，讓你知道這一小孩是如何用很大的代價得來的，這個小孩曾為我的快樂所寄托，現在躺下死去了。我已

忘記了那些可怕的時光。在他的微笑和他的聲音中忘記牠們了。現在他已死去。我的苦楚又復活了在這一次。我只有將牠完全說出來。但是我不責備你，只有上帝？只有上帝是這樣無目的的痛苦的創造者。我從未有過惱怒你的思想。甚至在生產時極痛楚時。我也不覺得對你生什麼氣，我從未懺悔我享受你的愛的那幾夜，我從未停止愛你或感謝你走進我的生活的那一時間。假使我真是命該如此的，並且知道了要來的是什麼，需要在地獄中重新過那生活時，我願快樂地過牠。不僅是一次，並且願意過許多次。

我們的小孩昨日死了。而你從不知道他。他的光明的冰

人格從沒有與你接觸過，你的眼睛亦從未看見過他。我們的兒子生了以後好久，我將我自己對你隱藏起來。我想念你已不像從前那樣利害了。真的，我相信我愛你不及以前那樣熱烈了。這也是當然的事情，我既有了小孩，對你的愛不像那樣使我受痛苦了。我不願意將我自己在你與小孩之間分開，所以我將我自己給你那享樂而對我獨立的你，我把我的身體給小孩，他需要我，我需要喂養他，我能與他接吻和撫摩。似乎我對你的不甯靜的相思已被他醫治好了。由於這另一個你的誕生（他才真是我自己的），我的死亡的判決似乎是注銷了。很少的時候，我的感覺及於住在你屋子中的你。

只有一件事，在你的生日，我總是寄你一束白玫瑰，像你在我們第一夜的愛以後所給我的玫瑰一樣。你在這十年或十一年中，想到問自己，這些花是誰寄來沒有？你回憶到你曾給過這些玫瑰花給一個女子麼？我不知道，我將永不能知道。對於我，暗中將他們送給你就夠了，一年一次地在我自己的記憶中將那一時辰復活就夠了。

你從不知道我們的孩子。我今日責備我自己，因為對你隱藏了他，因為你一定是很愛他的。你從未看見過他在睡後，初張開眼時的微笑，他的黑眼珠也就是你的黑眼珠，那一對他歡歡喜喜地看我和看世界的眼睛。你是如此明明，如

此可愛。你的輕快的心和活動的想像也都是他的，就一個小孩所能表現這些性格的範圍內說。他化費狂喜的時間玩物件，和你的玩生活一樣；以後他變莊重了時，就長久的坐着看書。他是你的再生。成爲你的特色的遊戲與莊重的混合，在他裏面可以明白看出；他愈像你，我愈愛他。他用功讀書，因此他能說法國話像一隻喜鵲一樣。他的練習簿，是「班中之最整潔的。他是一個美貌和發育得好的小孩子。當我在夏季將他帶到海濱，到葛來島時，女人們看見他，個個站住撫摩他的頭髮。在色墨林，當他在玩「雪上滑車」時，人們總要回轉頭來注視他。他是這樣的美麗，這樣的溫和，這

樣的引人注意。去年當他進學校並且在內膳宿時，他開始穿屬於十八世紀的時代的高等學生的制服，有一短劍插在他的腰帶中，現在他躺在這裏，穿着他的襯衫，嘴唇灰白，兩手交叉着。

你一定要奇怪我，怎樣能給這小孩以高貴的教育，我是怎樣能供給他，走進這一些富人的明朗的和快樂的生活中去的。親愛的，我是從黑暗中對你說話。我不害羞，我要告訴你。請不要對我害怕。我出賣了我自己。我沒有變成街上拉人的人，一個普通的娼妓，但是我出賣了自己。我的朋友們，愛人們都是富人。最初是我找他們的，但是很快他們就

來找我，因為我是（你注意到了沒有？）——美麗的婦人。每一個，我將自己給他的人，都對我專一。他們都變成感激我和贊美我的人。他們都愛我——除掉你，除掉我所愛的你。

在我告訴了你我所做的事以後，你將輕視我嗎？我相信你是不會的。我知道你懂得一切，懂得我所做的是爲了你而做的，爲你的另一自我，爲你的小孩。在那產科醫院，我已飽嘗了窮苦的可怖的滋味。我知道，在貧民的世界，那些被踐踏的人永久是被損害者。我不忍想你的兒子，你的可愛的兒子，在那一深淵中在腐敗的街頭，有毒空氣的貧民窟中生長起來。他的精緻的嘴唇必定不能學講讀中的言語，他的美麗

的白皮膚，一定不得被那貧民粗硬而污穢的內衣所摩擦。我的兒子一定要有世界上一切的東西，世界上一切財富與一切輕快的心情。他必須在生活中，追蹤你的脚步，必須走進你已經住過的樂土。

因為這樣緣故，我出賣了自己。這對於我不是犧牲，因為在習俗上所稱的「榮譽」與「羞恥」，對於我是無意義的字。你是唯一我願將身體獻給的人，而你並不愛我，所以我將我的身體任意處置，又有什麼關係呢？我的伴侶們的寵愛，甚至是他們最熱烈的感情，從不能動我的心的深處，雖然他們中間有許多是我不能不尊敬的，雖然我想起自己的命

這使我同情於他們的不能得到真正報酬的愛。這許多男人都對我好；他們都親暱並且糟踏我；他們都表示什麼都依我。有一個鏢夫，一個有爵位的長者，用了他最大的力量使得你的小孩能夠進學校。這一個人愛我像他的女兒一樣。他有三四次勸我嫁他。我要是嫁了他，如今一定做——子爵夫人了，是泰羅爾的一可愛的宮堡的女主人了。我一定省却了照顧一切，小孩也有了一最愛他的父親，我也有了一沈着的，特出的，和好心地丈夫。但我堅決地拒絕，雖然我知道這樣使他的痛苦。或者這是我的愚蠢。要使我答應了，我一定能在某處過安全和休養的生活，我的小孩也到現在還能活

着。我何必對你隱藏我拒絕的理由呢？我不想使我自己受約束。我要仍舊是自由的——爲了你。在我的內心的內心，在下意識中，我繼續做童年時的夢。或者有一天你會叫我到你的跟前，那怕是一點鐘也能。爲了這一小時的夢想和可能，我拒絕一切別的事情，只是爲了我可以自由聽你的呼喚。自我初次懂得婦道以後，我的生命除了等待，除了等待你的意志以外，還有什麼給我自己呢？

我盼望的時辰終於來到了，而你還一點不知這時候的來到，這一時候來了時，你不認識我。你從來不認識我，從來不認識呀！在戲院中，在游藝會中，在柏烈道，和在別的地

方，我常會見你。我的心永久是跳起來，但你永久是走過我，沒有注意。在外表上，我已變成了另一人。羞怯的女兒現在成了一婦人；據說是美麗；有時髦的衣服裝扮着，爲贊美我的人所包圍。你怎能認識我就是你所知道的，在你的臥室內弱的燈光下的一個嬌羞的女兒呢？有時候我的同伴向你問好，你在回答時將眼望我一下。但是你的看法總是一個客氣的生人的看法，一種尊敬的而非認識的，在遠處，在不可希望的遠處看着。有一次我記得，這種不認識的相逢雖然變成習慣了，但我覺得好像是在受難。我是同朋友坐在一歌劇院的包廂中，你是在隔壁包廂中。當前奏曲開始時，燈光降

低了，我再看不見你的臉，但是我能感覺你的呼吸離我十分
的近，正和我同你在你的房中的時候一樣；你的纖細的手正
支在兩包廂間的天鵝絨色的隔板上。我充滿了無限的想望，
想低下頭來吻你的手，牠的可愛的撫摩是我所知道的。在樂
隊奏樂的嘈雜聲中，我的想望越變越強烈。我只有震動地抑
制住自己，使我的唇與你的可愛的手遠離。在第一幕完結時
我告訴我的朋友，我要走了。你坐在我的旁邊，坐在黑暗
中，我不能忍受這種形式上如此之近，精神上又相離如此之
疎遠。

但是時機的到來，只有這一次了。這不過是一年以前的

事，在你的生日後一天發生。我的思想比任何時更集中在你身上，因為我常常視你的生日為佳節。在一個早晨，我已經去買過白玫瑰，這是每年我寄給你，以紀念你所忘記的那良辰的東西。在下午，我帶小孩乘汽車出游，我同小孩同着吃茶。在晚上我們到戲院中去。我要他視這一日為他青年時的一種神祕週年紀念，雖然他不知道理由。第二天我與那時候的一知交同着度過，他是一個卜倫地方的青年和有錢的製造商人，我同他住了有兩年了。他熱烈地喜歡我，他也要我嫁給他。我拒絕了，他不了解這是什麼理由；雖然他常常用贈品給我和小孩，他的愚蠢和奴性的專一是很可愛。我們同到

了一游藝會，我們在那裏遇着一些活潑的友伴。我們在連斯坦的大餐館中用過晚飯。在談笑中間我提議我們都到跳舞場去。一般說來，這些地方的歡樂，永久是部份的陶醉的表現，我是討厭的，我到這些地方去得也稀少。但是那一次，似乎在我的心中有一種衝動激起我，引我作此提議，其餘的人都拍手贊成。我爲一種不可解的渴望所激勵着，好像某種非常的經驗正在等待我。同平常一樣，他們每人都急於依從我的命令。我們到了跳舞場，喝了一些香檳酒，我突然爲一陣我從不知道的狂熱的歡喜所侵襲。我飲一杯一杯的酒，和着那含有深意的歌聲和合唱，有一種想作快樂的跳舞的情

緒。以後，突然一刻，我覺得我的心爲一冰冷的或一熱烈的
手所握住。你正和幾個朋友坐在隔壁桌上，以一種驚讚和貪
婪的眼光看我，那種眼光永久是不可形容的刺激我的。十年
以來，這是第一次，在你的天性中的一切不自覺的熱情的衝
動，熱烈的望着我。我發抖起來，我的手猛烈的震動，我的
酒杯幾墜下來。幸而我的朋友們沒有看見我的情狀，因爲他
們的注意力爲笑聲與音樂聲所亂了。

你的視線繼續變得更熱烈，觸動我自己的感官，像火樣
的熱烈。我不能確定你是真的認識我，或是你的慾望被你所
認爲一個陌生人所引動。我的臉紅了，我隨意亂說話。你似

乎看出了你的視線在我身上所起的影響。你的頭不大顯著的動了一下，意思是叫我到前面房中去坐一刻。以後，你會了你的眼以後，與你的朋友告別，離開了桌子，你又給了我一記號，表示你在外面等我。我像是一個患瘧疾的人在冷時所感受的那樣的難受。別人對我講話時，我再也不能回答，再也不能制止我的血之擾動。這一刻，恰巧有一機會，一對黑人辟拍地開始一種野蠻的跳舞，伴着他們的尖銳的喊聲，每人都回過去看他們，我覺得機會到了，我站了起來，告訴我的朋友說，我馬上轉來，即出外找你。

你正在招待室中等我，當我來時，你的臉上發光了。你

的唇上帶着微笑，急忙來迎接我。很顯明的你不認識我了。
「你真有一小時的工夫陪我嗎？」你用細語的音調問我，這表示，你是當我是那一種任何人都能買一夜的婦人哪。「有的」，我回答；用那同一震顫的，但完全安靜的「有的」，即你在十多年以前在一黑暗的街上，在我處女時，從我口裏所聽到的聲音的回答。「請你告訴我，甚麼時候我們能夠會見」，你說。「隨你喜歡，任何時都可以」，我回答。因為在你的面前，我不知什麼是羞恥。你似乎驚異地看着我，這驚異裏面有懷疑與好奇心混合，也就是從前你看我等於接受你的要求時所表示的同樣的驚異。「現在可以嗎？」你問。

在躊躇了一下以後。『可以』我回答。『我們就走』。

我正準備從貯衣室去取外衣，我就記起我的東西是被我的卜倫的朋友一齊交去存放的，牌子在他的手裏。回去問他要牌子不可能，放棄我所想望了許多年的這小時，對於我更不可能。我立刻決定了。我將圍巾往頸上一圍，走入這有霧之夜，不僅顧不了我的外衣，而且也顧不了與我同住有年的好心地的——在這個公共場所，在他的朋友前面，我使他失面子好像是他的夫人，看見了一個生人的點頭招呼，就將他拋棄了一樣。在內心中，我很明瞭我對於一個好朋友的行爲是如何卑賤與忘恩。我知道我的無理的愚蠢將使他永久與

我永遠，我是搗亂我自己的。但是他的友誼，我自己的生命，拿同你的接吻，同重新聽你的聲音的音調相比較，又算什麼。現在我能告訴你這點，能讓你我知道我如何的愛你，我一切都不用管了。我相信假使你從我的死榻上教我起來，我也拚出力量起來答應你的。

在門口有一輛汽車，我們乘着同到了你的家。我重新能聽到你的聲音，重新感覺到能接近你的狂喜，幾乎與我好久以前一樣的陶醉於快樂和昏亂。我不能對你描寫一切，描寫十年以前當我們一齊走上那有名的樓梯，我那時的感覺如今重現；我如何同時生活在過去與現在，我的整個的人與你的

整個的人融合了。你的室中的改變很少。只多了幾張圖畫，添了很多書，你的家具增加了一兩件，但是整個說來，你的室內仍是一老相識的友誼的面容。在寫字台上，有插着玫瑰花的花瓶，即是我上次寄給你的玫瑰，作為你不記憶的一婦人所寄的紀念品，這一婦人你不認識的，雖然她現在是靠近你，你握住她的手，你的唇壓着她的唇。但是我看見我的花在那裏，覺得愉快，知道你已歡喜了從我發出的，是我對你的愛的呼吸的東西。

你擁抱着我。我又同你住了光榮的一整夜。就是這樣，你也不認識我。當我對你的撫愛發出尖銳聲音時，我明白你

的熱情是不知道可愛的婦人和娼妓之間的分別，你的浪子的愛又完全集中的表現。對於我這從跳舞場挑出的生人，你是又親愛又有禮貌。你並不很親切地待我，然而你是充滿了迷人的熱誠。舊的快樂使我眩暈，我又看出你的天性的兩面，那種智慧的熱情與肉感的熱情之混合，已使我在我的童年時做了你的奴隸。我所知道的人中間，沒有別人是這樣完全委身於一時的甜蜜。沒有人像你一樣的一時極端地獻他自己給一個女人，一旦事過境遷，又陷於在無窮和不人道的忘記中。但是我也忘了自己，在黑暗中躺在你旁邊的我是誰呢？我是往日的熱情的孩童嗎？我是你的小孩的母親嗎？我是一個

陌生人嗎？在這一奇妙之夜裏件件事都是令人心迷的熟悉，又是令人心迷的新鮮。我禱告着這一夜的快樂能延長永久。

但是早晨到來了。我們起身時已遲，你請我留着吃早餐。在沒有看見旁人在面前的時候，我們喝着茶，靜靜地談天。同從前一樣，你表示得很客氣而且坦白，同從前一樣，並沒有不聰明的愚問，關於我也並沒有好奇心。你沒有問我的姓名，也沒有問我住在什麼地方。對於你，和從前一樣，我是一偶然的奇遇，一個無名的婦人，一個在事過以後不留痕跡的熱烈的女人。你告訴我你準備去作一個長期旅行，你要在北非洲玩兩三個月。這一句話落在我的幸福上如喪鐘。

般；「過去了，過去了，過去就忘記了罷！」我想跪在你的脚前，喊道：「帶我去，你最後會知道我的，在許多年月以後，你最後是會知道的！」但我是害羞，胆小，奴性和軟弱。我能說的只是：「多麼可惜呵。」你却微笑地看我：「你真是難過嗎？」

頃刻間我如癡如狂了。我站起來凝視着你。我就說：「我愛的人永遠是在旅行的呀。」我直視着你的眼睛。我想，「現在，現在你將認識我了罷！」你只是微笑，安慰地說：「過一些時候，人就回來的。」我回答說：「是的，人回來，但是那時候已經忘記了。」

我說話時一定帶很強的感情，因為我的聲調感動了你。你也站起來，奇怪和溫柔地望着我。你將你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說：『好事情是不會忘記的，我將不忘記你。』你的眼睛注視地研究我，好像在你的心中要將我構成一個經久的影像。當我感覺你的深入的眼光，你對於我的全部生命的探險時，我不禁想像着你的愛的盲目最後要被擊破了。『他將認出我；他將認出我！』我的靈魂因帶希望而發抖。

但是你沒有認出我。是的，你沒有。對於你，我從未比那時還更面生些，否則，你一定不會做出你幾分鐘以後所做的事情。你又吻過我，熱烈地吻過我。我的頭髮撩亂，我需

要重新梳理。站在玻璃邊，我往玻璃裏看，當我看時，我羞恥和恐懼得不堪——看見你偷偷地塞兩張鈔票進我的袖籠裏。我禁不住喊出來，我很難制止要打你的耳光。你，這是你給我的夜度資。就是給從兒童時起就愛你的我，就是給你的兒子的母親的我的夜度資。在你看來，我只是在跳舞場挑出來的一個娼妓。你忘記我還不夠，你還要給我錢，這樣作踐我。

我急忙收拾我的東西，想盡可能的快些跑，痛苦是太大了。我在週圍找我的帽子。那是在寫字臺上，在玫瑰花——我的玫瑰花——的花瓶旁邊。我有一種不可抵抗的要求，想

最後的努力喚醒你的記憶。「你肯給我你的一朵白玫瑰花麼？」「自然可以」，你回答，將牠們都從花瓶中拿出來。我說，「這或者是一個婦人送給你的，一個愛你的婦人送給你的罷？」「或者」，你回答，「我不知道。牠們是禮物，但是我不知道是誰寄的；這也是我喜歡牠的原因。」我有意地看着你：「或者是你已忘了一婦人寄你的罷？」

你驚訝起來。我更有意地望着你。「認出我，只要你最後認出我！」這是我的眼睛在要求。但是你雖然是有禮貌地微笑，認不出我的眼睛的要求來。你又一次吻我，但是你不認識我。

我急忙的走掉了，因為我的眼睛充滿了眼淚，我不願意你看見。當我從室中要走開時，在門口幾乎與你的僕人約翰相撞。他覺得抱歉，但很熱心，從我的去路走開，為我開前面的門。在此時，在這偷視的剎那，如我經過我的淚眼着他時，老人的面孔上突然發光起來。在這片刻，我告訴你，他認識出了我，他是在我的童年以後從未看見過我的人。我十分感激，恨不得跪在他的面前吻他的手。我從我的袖口扯出你已侮辱了我的鈔票，向他擲去。他驚異地看我一下——因為在這片刻，他了解我，比你整個一生所了解我的還要清楚些。每個人，每個人都急於糟踏我；每一人都想用仁慈加在

我的身上。但是你，只有你，是忘記了我。你，也只有你，總不認識我。

我的小孩，我們的小孩子死了。剩下來我沒有可愛的人了，除了你以外，再沒有別人。但是你這個從來不認識我的人，你走過我像走過一條河，踐踏我像踐踏一塊石頭的人，你是不經心的走你的路，但留着我萬古千秋在等的人？你對於我又能做什麼？有一時候我想，我能捉住你成爲自己的所

有；我一定捉住你這等於逃避的人在�的小孩身上了。原來他是你的兒子！在夜間，他殘忍地離開我跑到天國去了，他已經忘記了我，永不回來了。我又是孤單的，比往日任何時更孤單。我從你沒有得到任何的東西。沒有小孩，沒有情話，沒有一行字跡，在你的記憶中沒有地位。假使有人在你的面前提起我的名字，你一定以為這是不認識的人的名字。我既然對你是死的，我為什麼不歡喜死呢？既然你已從我這裏走掉，我為什麼不歡喜也走掉呢？

親愛的，我不是責備你。我不想以我的憂愁攔入你的快樂的生活中。不要怕我再有所麻煩你。請原諒我這一次發

洩了我對你伸訴我的心腹的願望，在這小孩死去的可悲的時辰。只是這一次我一定要和你談談明白。此後我將返於湮沒無聞，像我從來一樣的對你裝聾作啞。即使我繼續活着，你將聽不到我的呼聲。只有在我死的時候，這封遺書將從那一愛你比任何人愛你都要切，你從不認識她，她總是在等待你來看她，而你從來沒有看過她的人那裏寄給你。也許，也許，當你接到這一封遺書時，你將來看我；這是第一次我將對你不忠實，因為在死的睡眠中，我將聽不到你的聲音。我不留給你照像或紀念品，正和你沒有東西留給我一樣，因為現在你將永不認識我。那是我在生活中的命運，也是我在死

亡中的命運。我在最後的剎那中將不呼喊你，我將走我自己的路，讓你不知道我的姓名與我的面貌。死對我將是容易的事情，因為你在遠處將不會感覺着。假使我的死要給你痛苦時，我就不能死了。

我不能再寫下去了。我的頭重，我的肢體痛；我在發熱。我必須躺下了。或者一切快完結了。或者這一次，命運將對我好些，不要我看他們將我的小孩扛走。……我不能再寫了。親愛的，永別了，永別了。一切我的感謝都是給你的。不管怎樣，已往的事都是好的。我將感謝你直到我最後的呼吸停止時。我很歡喜，我將一切都告訴了你。現在你總

知道。雖然你不能完全理解。我已如何愛過你。然而我的愛對於你永不是一負擔，我的慰藉是我沒有使你受任何損失。你的明朗與可愛的生活中一點甚麼也不會改變。親愛的，我的死不會害你。這樣我死也瞑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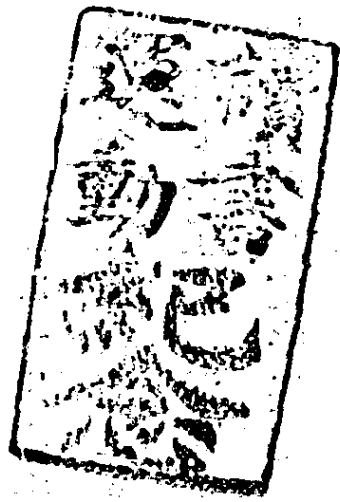
但是，是誰呀，誰將在你的生日寄你白玫瑰呢？花瓶將是空的了。從我的生命中將再沒有那種呼吸，那種香味出來，每年一次地吹進你的室中？我有一最後請求，第一次而且是最後一次的請求。爲了我的原故請做牠。永久在你的生日——人們想起自己的一天——找一些玫瑰，放在花瓶中。做這件事和別的事一樣，每年一次，爲可愛的死者做廣告。

我再不信仰上帝？所以我不要爲做禱告。我只有信仰你。我只愛你不愛別人。我只願意繼續活在你的心裏，每年只一天，溫柔的，幽靜的，如我永久靠近你的那樣活着。請做這件事，我的親愛的，請你那樣做。……我的第一次請求，也是我的最後的……多謝，多謝。……我愛你，我愛你。……永別了。……

這信從他的乏力的手中落下來。他長時間很深刻地想。

是的，他的記憶模糊不清，鄰居的小孩，一個女兒，一個在跳舞場的婦人——一切是黯淡，混沌，像在流得很快的河流上一種忽隱忽現的不成形的石頭的情景一樣。影子在他的心中一個個地追逐而過，但不能融合而成一片圖畫。在感覺的領域中已有記憶的波動，他仍不能記憶很清楚。他以為他一定夢見過一切這些情景；一定夢得很頻繁活躍——然而他們只是夢中的幻覺。他的眼睛游到看見寫字臺上的藍花瓶。那是空的。若干年來在他的生日牠從來是不空的，他發抖起來，覺得好像一不可見的門突然開啓，經過這門一陣冷風，從另一世界吹進他的有覆蓋的室中。他感覺到死的暗示，不

死的愛的暗示到他這裏來了。有點東西從他內部噴出來；對這死的婦人的思想在他的心中攪動起來，無形體和熱烈，像遠處音樂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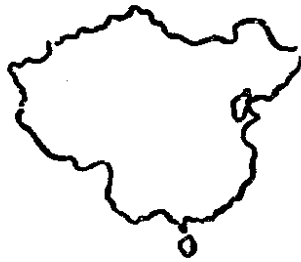


一個婦人的情書

實價四角五分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初版

著者 斯奇凡·蔡格

譯者 章衣萍

發行所 王懷和

總發行所 華通書局

上海四馬路五二九號

分局 廣州 華通書局

印刷者 中國印刷所

57

2047

449047